

一个身世成谜的清雅女子，一个流芳百世的睿智男子。

她是曹操的私生女，他是诸葛亮。

后世美名，生前功绩，怎胜得过缱绻情深、相濡以沫？

逐浪重磅推荐三国风云扛鼎之作，新浪、腾讯、红袖、搜狐联袂强力推荐。

我与诸葛亮

深水城◎著

【凤鸣九霄系列】

我与诸葛亮

【凤鸣九霄系列】
深水城◎著

重庆出版集团



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与诸葛孔明 / 深水城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8.9

(凤鸣九霄)

ISBN 978-7-5366-9528-3

I. 我… II. 深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34357 号

~凤鸣九霄~

我与诸葛孔明

WO YU ZHUGE KONGMING

深水城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策 划: 李 子

文字编辑: 李 子

美术编辑: 慕 蓓

责任校对: 廖应碧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 庆 出 版 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20mm × 1 000mm 1/16 印张: 20.25 字数: 380 千字

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66-9528-3

定价: 29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809955 转 8005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上 卷

楔子/003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|------|
| 第一章 | 邂逅孔明 | /006 |
| 第二章 | 携手同行 | /017 |
| 第三章 | 心有千结 | /026 |
| 第四章 | 惊心动魄 | /033 |
| 第五章 | 踏足江东 | /040 |
| 第六章 | 舌战群儒 | /046 |
| 第七章 | 棋逢对手 | /054 |
| 第八章 | 坦诚相对 | /060 |
| 第九章 | 疑惑重重 | /067 |
| 第十章 | 身陷险境 | /075 |
| 第十一章 | 只欠东风 | /084 |
| 第十二章 | 最后一吻 | /094 |
| 第十三章 | 大难不死 | /102 |
| 第十四章 | 曹氏三雄 | /111 |
| 第十五章 | 错综复杂 | /119 |
| 第十六章 | 扑朔迷离 | /128 |
| 第十七章 | 再见孔明 | /135 |





CONTENTS

下 卷

第十八章	刻骨铭心	/145
第十九章	无形之墙	/152
第二十章	连番混战	/159
第二十一章	深情相拥	/168
第二十二章	身世之谜	/175
第二十三章	逆境重生	/181
第二十四章	何去何从	/188
第二十五章	艰难脱困	/195
第二十六章	波澜暗涌	/201
第二十七章	进退两难	/209
第二十八章	心碎抉择	/216
第二十九章	最后一夜	/224
第三十章	危机突现	/232
第三十一章	瞠目结舌	/240
第三十二章	亲情爱情	/248
第三十三章	是否归去	/256
第三十四章	挽歌绝唱	/265
第三十五章	孔明随笔	/271
姜维(外一篇)	玉箫著	/287
绫(外二篇)	玉箫著	/304

我与
诸葛孔明

上卷

WO YU ZHUGE KONGMING



楔子



我与

诸葛孔明

003

夕阳西坠。

漫天的彩霞把天空覆盖住，大地散发出柔和而圣洁的金亮光芒。

X大校园内，大榕树下，一高一矮的两个女生正唧唧喳喳地谈笑着。

一个颇长的人影迎着霞光，缓缓地晃入她们的眼帘。

朦胧的身影逐渐清晰，是个身材纤瘦的少年，一双琥珀色的眸子异常清亮，高挺小巧的鼻子，蔷薇色的唇瓣，加上172厘米的身高，白衬衫和淡蓝色牛仔褲勾勒出修长的身材，感觉就像中古世纪名画中的翩翩少年，一头削薄的黑发，短短的，却柔柔的，随风轻飘飘地飞扬……

“竟有这么俊美的男生……”矮个女生直盯着少年，连背影都不放过，眼睛里霎时闪烁着梦幻的光芒。

“别傻了！她是女生！”高个女生一句话就把她的粉红梦幻击得支离破碎。

“什么？！女生，怎么可能？”矮个女生一时无法接受事实。

“不可能？这是事实。她可是全校有名的人物哦——凌，学中医的，大三……”高个女生侃侃而谈，“因为她是个孤儿，所以没有姓，只有名。”

“啊？孤儿？”矮个女生一惊，偏头问道。

“她是以建校以来最好的成绩考取X大的，还是跆拳道高手呢！”高个女生轻

靠在树上，“听说，因为没有资助人，她的学费都是自己打工赚来的。”

矮个女生微皱起眉：“打工赚学费，很辛苦啊，难得她的成绩还这么好……”

她们的对话，一字不落地飘进凌的耳朵里。

对这样的议论，凌早已习以为常了。她抿唇淡淡一笑，步履优雅地踏出校门。

今天是凌的19岁生日。19年前的今天，她在孤儿院的门口被发现。虽然没有父母的疼爱，但她仍可以活得比任何人更坚强，更自信。

她习惯性地抚摸着左手无名指上的银戒指，除了这个戒指，再没有任何与她身世有关的线索。

戒指内侧刻着一个“凌”字，于是，凌便成了她的名字。

19岁的生日，该怎么过呢？

新闻上说，今晚有流星雨，要去看么？

听孤儿院的院长说，19年前发现她的那个夜晚，夜空中落下无数耀眼的流星，下了场非常美丽的流星雨。所以人们都说，凌是流星的孩子。

可是，凌却很不喜欢流星。

每当她看见流星掠过天际，心里总有一种莫名的感觉，是感动，还是期待？是叹息，还是失望？

自古，流星便带着人们的愿望消失于苍茫的天际，穿越过深远的时空。人们寄望于美好的事物，无论哪个世纪的人们，都喜欢依靠无法解释的神秘力量，去实现自己内心那些执著而又始终无法实现的梦想。流星，便是这样一种神秘的东西。

凌抬头望着天空，夕阳缓缓地坠入地平线，天际燃烧着鲜红的霞光，宁静与祥和轻轻地落在树梢上，晚风也迟缓地吹拂起来，一种博大的美悄然溢上她的心头。

漫步在夜晚的都市街头，凌有一种眩晕感，太快的节奏，太多的人流，太高的建筑……每一项都在诉说着这个城市的声色犬马，它的动感新潮，它的物欲横流。

凌的心中向往着怀旧婉约的一面，她觉得自己和这样喧闹的环境格格不入。她不紧不慢地从街道的东段走到西段，每天，她都走着相同的路线，周而复始。

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风云变幻，她只迈着自己固有的缓慢步伐，从容地观赏

街景，暂时忘却都市的紧张压抑，让身心都放轻松，细细品味着这个城市最细微的脉动。

一直以来，她都是无欲无求的，琥珀色的眼眸冷然地看着这个世界，生命安静得就算消失了，也不会有人发现一样。

公车来了，她徐徐地上了车。

凌喜欢每天夜晚时分，坐着宽松的公车，沿着海边，慢慢地享受着惬意的海风。

这是一辆老式的公车，车厢一律是古旧的，门窗、座椅、楼梯都是木质的，暗红的油漆早已褪尽，却依然结实干净，摸着有种温馨的质感，就如美人迟暮，却风韵不减。

坐在款式古老的木椅上，两岸全是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，难免有种时空交错、往事如烟的感觉，思绪不知不觉中就随着徐徐而来的海风沉淀幽远。

今晚与平日不同，凌的心中隐隐浮动着急躁与不安，似乎眼前的一切，都是如此的虚幻，如此的不真实。

她有些恍惚地望向窗外，忽然，一道耀眼的光芒打破了夜的寂静，划破了天空的黑暗；紧接着，一道又一道的亮光，就像散落的烟火般，轻盈而优雅地纷纷落下。

远处的霓虹灯在深沉的夜色里闪烁着，但柔弱地穿不透那黑沉的网；而这炫目的流星雨却能划过这夜色：虽然短暂，却绚丽多姿；虽然不留痕迹，却永存于心间。

望着夜空中不断落下的流星雨，感觉城市逐渐在脚下远去，凌觉得自己犹如穿梭在时光隧道里，历史与现实似乎正在深刻地交融着……

凌感到自己正被一团白光笼罩住，那白光在她的周身轰然扩张数倍，强烈的光线几乎让她睁不开眼，一阵阴寒的飓风刮过，座椅上已空空如也。

与19年前的那个夜晚一样，她随着流星雨，悄悄地来，静静地走，连一丝痕迹都没留下，从此21世纪再也没有凌这个人。

远处，一颗又亮又长的流星正缓缓地划过天际……

第一章 邂逅孔明

“嗯……”凌低吟一声，醒了过来，窗外透进的丝丝光芒有些刺眼，使她的眼睛微眯起来。

等眼睛适应了光线，她便细细地打量着四周，桌椅优美的曲线造型，窗棂淡雅的镂空花形，优雅无处不在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檀香味。

如此古朴的格局让凌有种时空错乱的感觉，如今她究竟置身于何处？

“你醒了？”一个道姑打扮的人带着亲切的笑脸看着凌，她微亮的双眸中闪着温暖，虽然眼角有些浅浅的皱纹，但仍能依稀看出，她年轻时一定是个美人。

“这里是？”凌微拢起眉，有些茫然地问道。

“这里是妙玄观。”那道姑回身端过一碗冒着热气的汤药，“贫道静慧。”

妙玄观？静慧？凌的眉头皱得更紧了，自己分明是在公车上，即使是体力不支晕倒了，也该将她送进医院啊，怎么会在道观里？

一定有什么地方出了纰漏，这不是凌所熟知的世界。自小她的直觉就异于常人，她能清楚地感觉到，空气中浮动着一股奇怪的气流，纯净而自然。

凌强忍着身体的不适，掀开棉被，下了床。

她定定地站在窗边，视野开阔地朝外望去，前来道观进香的人潮汹涌，这说

明观里的香火十分鼎盛。

可是，为什么人们的穿着打扮是如此的奇异，个个高挽着发髻，长袍宽袖……

莫非……凌缓缓闭上眼，平顺着呼吸，做好最坏的打算，幽幽开口问道：“道长，我想请问，如今是什么年号？”

静慧微眯起眼，从容答道：“建安九年。”

“建安九年？”凌在脑海里飞快地搜索，是汉朝末年，也就是三国即将开始的年间！

来到这个时空已经有一段时日了，凌终于开始适应这里的生活。

最初的时候，她几乎连衣服都不太会穿，其他生活上的细枝末节更是空白。

想来凌便觉得好笑，一个现代人，到了古代，虽白占了两千年文化的便宜，却什么也不会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连字都不会写，形同废人一般。

“凌。”静慧的轻唤声打破了她的沉思。

“嗯？道长，”凌回过神，淡然问道，“有何事？”

静慧是妙玄观的观主，是她把晕倒在河边的凌救回来的。她算得上是个世外高人了，饱览诗书，博古通今，最精湛的是她的医术，远近驰名，药到病除，尤其是在对“头风”的诊断上，更是高明。

她知道凌是从异世界来的人，却并无太大的惊异，反而犹如慈母般的真诚相待，并且将一身的医术倾囊相授。

这种情感温暖了凌冰凉如水的心。她学了三年的中医，如今也算是学以致用，便敞开心扉，潜心学医，与静慧诚挚相处，两人在不知不觉中便成了忘年之交。

虽然凌不知道自己为何会来到这里，却很庆幸能有这样的经历，因为 21 世纪的那个世界已令她厌倦。

在那里，一分一秒都在看似喧哗的觥筹交错中、在麻木不仁的迟钝中如水而逝。而在这里，日子虽过得平淡如水，但却松缓而弛远，她便能从容而敏锐地观察着每一天。

况且，她早已是孑然一身，无论去到哪里，都不会有人为她的消逝而痛苦烦忧。

“我想烦扰你将这封书信，交与水缘观的静缘道长。”静慧微笑道，“水缘

观就在离此处不远的卧龙岗上。”

“道长既有所托，我自当尽力。”凌伸手将信笺接过，轻轻点头应道。

凌将信笺送至水缘观，又与静缘道长攀谈了许久，直到黄昏时刻，才起身告别。

天还未黑去，天空依然明亮，凌顺着蜿蜒崎岖的羊肠小道往妙弦观赶去。

繁花绿意的光晕斜掩林木，淡淡的烟雾缭绕，轻风徐拂，偶尔有鸟儿清脆的啼叫声在空中悠然划过。蝉噪林逾静，鸟鸣山更幽，漫步在如此静雅的树林中，凌觉得身心似乎要飞扬起来了。

站在山顶仰望天空，它是那样的宁静，那样的绚丽，天地是这般辽阔，日出日落古今皆同。

“啊！”突然，有女子的尖叫声从前方传来。

凌一怔，赶忙从自己的思绪中抽脱出来，回身快步穿过树林，往前跑去。

“救命啊！有人掉到河里去了，快来人啊！救命啊！”有几个洗衣服的妇人在河边高喊着，河里有个少年正在扑腾。

凌迅疾地跑到河边，利落地脱下长袍，跳下河去救人。

“呼……”凌的水性不错，手脚并用，在有些混浊的水里摸了半天，终于抓到了那少年。

她使劲拉住少年的后衣领，将他的头托出水面，吃力地往岸边游去。

“来，把手给我。”此时河边已经聚集了一群闻声赶来的人，其中一个着青色长袍的年轻人伸手将凌拉上岸来。

“咳，咳……你为何要救我？！”那少年缓过气来，对着凌咆哮道。

“怎么？难道你不是失足落水，而是自寻短见？”凌仰头将湿漉漉的头发往后甩去。

“是啊！是我自己寻死，与你何干！”那少年破口大骂，“谁让你多管闲事！”说着，又往河边摸去。

“你想死？”凌褐瞳中红光忽现，“那我成全你！”说话间，右手已闪电般地掐住那少年的脖子。

凌学了十年的跆拳道，无论是出手的速度还是力道，都是相当惊人的。

“放……放开我！”少年好不容易才吐出这句话。

凌的手紧紧地掐着他的脖颈，他已经快不能呼吸了：“救……救命啊！”

“你不是很想死么？那还叫什么救命？”凌的神情有些诡异，她低头看着少年痛苦得有些青紫的脸，阴郁地道。

一旁的人见势想阻止凌疯狂的行为，都被先前将凌拉上岸的那名青衣人用手势阻止了，众人便在旁静静观望。

“不……不要……你快放……放开……”少年的嘴角流出些许白沫，脑子开始昏昏沉沉，他死瞪着凌，无力地摇头，“我……我不想死……”

“哼！如今知道怕了？”凌猛地放开手，“死吧，你死吧！你再去跳河吧！这次我决不会去救你了！你想死还不容易！”

“咳，咳……”少年边咳着，边低泣道，“我也不想死啊！可是小菊，小菊她，她很快要嫁人了，那……那我活着还有何用？”

小菊？大约是这少年钟爱的女子吧？要如何说服少年不去寻死呢？凌心想，对这种人，一般言语对他可能没什么用处，索性就迂腐一点，大谈一番道理，或许还能起些作用。

“唉……”凌仰天轻叹一声，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大丈夫身处乱世应当有所作为，岂能为儿女私情而轻易寻死？你既视死如归，便该到战场上去建立功业，保卫家园，造福百姓。”说完这番肉麻而又慷慨激昂的大道理，她回头看了一眼一旁刚刚赶来的一对神情惊恐的中年夫妇，“那是你的父母吧？你若死了，他们白发人送黑发人，情何以堪啊！你真要做个不忠不孝的无用之人么？！”

“我……”少年的颈子还隐隐作痛，身上的衣服湿漉漉的，几乎是刚从鬼门关转了一圈回来，“我知道错了，可是……”

“倘若你就这么死了，你会甘心么？”说了这么一堆迂腐又拗口的词句，总算有所成效，凌站起身来，双手用劲绞着湿衣服上的水，幸好今天穿的衣服是深色的，才没有走光，“你年纪尚轻，不为别的，就算是为了你的父母，也不能轻易寻死啊！”

“儿啊！”那对中年夫妇此时快步上前，将少年紧紧搂在怀中，“不要再吓爹娘了，我们只有你这一个孩子啊！”

“孩儿知错了！”少年有些惭愧地低下头，“对不起，孩儿不孝，让爹娘担心了……”

一家三口抱头痛哭了会儿，便伏地向凌叩谢：“多谢恩人相救……”

“不必言谢……”凌甩了甩仍在滴水的头发，湿衣服紧贴在身上，又冷又不舒服，“哈欠！”阴凉的晚风吹来，她不由打了个寒战，“好冷！”

“给你。”一件银色的披风轻罩在凌的身上，她立时感到暖和了不少。

“嗯？”凌抬头望去，正是将她拉上岸的那个青衣人，方才情况紧急，没有仔细端详过他的样貌，只见他身着淡青色的长袍，高挽的发髻上包着一块白色的儒生巾，面若冠玉，和煦如春风的浅笑，墨黑的双眸深幽如水潭，像越过虚空般，似乎能洞悉世间一切事物的发展。

就在凌审视来人的同时，青衣人也在不着痕迹地打量着她。

眼前的少年，不，她应该是个少女。

虽然她身着儒生袍，做男子打扮，且站立的姿势也十分英挺，但那无瑕面容上所嵌的一双灵动清澈的琥珀眸子，清澈得如同湖水，静得不起一丝涟漪，却又引入极欲一探究竟。这决不是一个男子所能拥有的。

“小兄弟救人、海人的义举，我自叹不如。”青衣人微施一礼，清亮的嗓音徐徐扬起。

“举手之劳，不足挂齿。”凌倾身作了个揖。

此时远处妙弦观传来几声沉闷浑厚的钟声，“啊，晚课的时间到了！”凌一惊，竟然已经这么晚了，静慧道长一定担心极了，她连忙回身道别，“兄台，今日天色已晚，小弟必须要告辞了。”

“既如此，我也不便挽留。”青衣人优雅地还礼道。

“多谢兄台的披风，我改日自当奉还。”凌说罢，转身便走。

青衣人定定地望着凌离去的身影，直到她的身影即将消失在树晕烟雾中，才忽地想起，自己竟然忘了问她的姓名了。

无妨，来日方长，他与她，必有再见之日。

他是谁呢？凌轻抚着柔软的披风，快步走着，陷入深深的思索中。

她直觉地感应，那青衣人绝不简单。但是，他身上散发出的悠悠气息却令人安心，这披风上便沾染着丝丝淡雅的墨香，十分好闻。

凌不由自主地回头望去，那人仍站在原地，乌黑的瞳仁正若有所思地望着她。

后会有期了……凌在心中默念道，迅捷地往山下去了。

“道长，你方才说什么？”凌放下手中的书卷，不确定地又问了一遍，“你要赶我走？”

“不，我并不是要赶你走。”静慧略提高音量，复又说道，“我看得出来，你

是个有抱负的女子，一定不会甘于困守在这小庵里。”

凌蹙眉冥想，在 21 世纪，她有要追求的梦想，有坚定的执著，有深刻的信念；如今，她究竟是为了什么而穿越时空？命运给予她的究竟是怎样的考验？

三国是个战火纷飞的年代，身处乱世，必要有所为，难道她真的要困守在这山村中，终其一生么？

不，她不想！决不想碌碌无为地过完这一生！战胜自己，她必须战胜自己！

把天捅个窟窿，把地踩条裂缝，这才是自己要做的，这才是自己的全部追求与梦想啊！

想着，凌抬起头，定定地望着静慧师太：“道长，不瞒你说，我确是想有一番作为。人生只有一次，我决不会因为自己是女子，而放弃寻访天下的机会……”

“唉，你们果然是一模一样……”静慧仰首长叹，方才凌说那番话时，琥珀色的双眸熠熠发光，令她想起一个人，而拥有这样耀眼双眸的人，最终都离她远去，这真的是天意啊！

“你知道卧龙先生么？我与他交情匪浅。”静慧轻抚着额头，淡淡说道，“他正缺一个书童，我便推举你去……”

卧龙先生？诸葛孔明？真的是他么？

凌的心情是难以言喻的，有一种穿越人的心灵的东西在围绕着她。

记得最初读《三国演义》时，孔明最让凌心灵触动，他的《出师表》令她落泪，他的死令她既悲且叹，便全没了读下去的心情，直到这份伤感冲淡了，才再捧起书来，一读再读。

而今，她竟能亲眼目睹这位经天纬地、运筹帷幄的当世英雄，这是何等的快意啊！

翌日，凌便跟随着静慧，在山野林间穿梭，前去拜访孔明。

穿行在树木笼罩的山涧中，显得特别幽静，有一种曲径通幽的感觉。

树木和山坡在雨后散发着植物的芳香和泥土的气息，不时有鸟的叫声传来，非常悦耳。

山路两旁均是茂密的竹林，到了山腰，则是一片果园，木瓜、芭蕉、龙眼夹杂其间。

整条小道沿山势蜿蜒，山脚下一岩石前的坍塌处，已用一排圆木搭起了便桥，两边还架上了圆木护栏，原始古朴。

雨后的桥面虽有些湿滑，但并不难行，凌恍恍惚惚地走在上面，感觉自己如同走在深远的历史之中。

小桥的尽头，简朴木门上书的两个大字“草庐”已清晰可见。

凌稍稍整了整衣襟，平复着澎湃的思绪，便随静慧进了院门：古朴的格局，处处郁郁葱葱，树草繁盛，鼻尖闻到的是飘荡着的悠悠香气。

质朴在精致中流露，清爽在点缀中铺开，这是何等雅致啊！

凌不由感叹，怎样的人才能营造出如此幽远而又豁达的氛围？

远远地便能瞥见亭子里几人的身影，坐在左边的大胡子，想必就是庞统了，上座那个仙风道骨的人就是水镜先生了，右边的书生应该是徐庶吧，站在亭中央的那人背对着她们，凌只能模糊地看到个背影。

再走近，便听到站着的那人正用清亮的嗓音吟诵道：“……问是谁家冢，田疆古冶子……谁能为此谋，相国齐晏子。”

“好，好一首《梁父吟》！”凌不觉地已喝彩出声。

“小兄弟也知晓《梁父吟》？”那人优雅地回身与凌打了个照面，深邃如潭水的眼睛似笑地望着她。

抬起的褐瞳迎上那对沉敛的黑瞳，凌有些错愕，他是……那天替她罩上披风的青衣男子！

“小兄弟这么快便不认得愚兄了？”那人带着讳莫如深的微笑，定定地望着凌。

“凌，为何呆愣着？”静慧走上前来，轻声招呼道，“还不快给诸葛先生见礼？”

诸葛先生？他便是孔明？！

凌已然缓过神来，连忙深施一礼：“小生凌，见过诸葛先生。”

孔明依然带着浅笑，回了一礼。

“静慧道长。”其余三人也起身向师太行礼。

“师太，这位小兄弟是……”徐庶回头看了凌一眼，问题却抛给了静慧。

“她是贫道的远亲，单字‘凌’。”

静慧道长，好平稳的声音哦。凌心说，什么出家人不打诳语，扯起谎来根本就是面不改色。

庞统捻了捻大胡子：“道长，他便是你推荐与孔明的书童么？”

“是，就是她了。”静慧平稳地说道，“我知道孔明尚缺一名书童，凌既聪慧